



七夕将至，星河倾泻。

有人说，爱情是跨越山海的奔赴；但更多时候，它是柴米油盐里的细水长流。它藏在妻子深夜为你留的那盏灯里，藏在那碗刚好温热的藕粥中，也藏在四十年前那张肩并肩、略带羞涩的黑白结婚照里。比起神话里遥不可及的鹊桥相会，我们更想记录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真实相守……

修车铺里的那碗绿豆汤

■彭志密

夏天的雨总是来得急。刚才还晒得人发昏的柏油路，转眼就被浇出一股混着尘土和汽油的腥味。我骑着电动车拐进老街避雨，车轮碾过积水的坑洼，溅起一片水花。修车铺的卷帘门半拉着，陈师傅正蹲在一辆老式自行车旁拧螺丝，雨丝斜着飘进去，打湿了他后背那件印着“补胎充气”的旧T恤。

“躲会儿雨啊？”他头也没抬，声音从车底闷闷地传出来。我“哎”了一声，支好车靠在门边。铺子里很暗，只有一盏吊灯悬在头顶，灯泡上裹着一层黑乎乎的油垢。角落里的的小煤炉上坐着一口铝锅，盖子被蒸汽顶得轻微作响。我闻出来了，是绿豆汤。

陈师傅的老伴秀英阿姨从里间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。她没说话，先往煤炉那边看了一眼，然后用扇子轻轻给陈师傅的后背扇风。“汗淌得跟水里捞出来似的，”她嘀咕，“歇会儿吧，绿豆汤马上就好。”陈师傅“唔”了一声，手上没停，把最后一颗螺丝拧紧，才直起腰来，接过她递来的毛巾擦了擦脸。

我常路过这儿，知道他们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。凌晨四点，秀英阿姨就起来熬粥、煮绿豆汤，然后推着小车去菜市场摊卖早点。陈师傅六点开铺子，修车、补胎，

给三轮车紧链条。中午秀英回来，从保温桶里倒出饭菜，两个人就着煤炉的余温吃一口。下午她再去菜场守到收摊，他继续在铺子里敲敲打打。晚上关了铺子，两个人沿着老街慢慢走回家，有时候会顺路买一块钱的豆腐，说是晚上烧汤。

他们的对话很少超过十个字。“汤好了。”“哦。”“下雨了。”“晓得。”“腿疼不？”“老毛病。”

去年夏天特别热，连续四十度高湿。陈师傅中暑晕在铺子里，是路过的邻居叫的救护车。我在医院走廊里碰到秀英阿姨，她坐在塑料椅上，眼睛红肿，手里攥着个空矿泉水瓶。“他逞能，”她说，“我说这天别干活了，非不听。”可等陈师傅醒过来，她第一句话却是：“绿豆汤我放冰箱了，回去喝。”陈师傅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地笑了一下：“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。”

那之后，陈师傅的铺子里多了一张躺椅。秀英阿姨不再让他中午一个人待着，哪怕生意再忙，也要回来一趟，看看他有没有按时喝水，有没有偷偷抽太多烟。有天下午我路过，看见他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她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，手里拿着一把旧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他扇风。阳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里钻进来，

在她脸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错的光影。她看着他的睡脸，看了很久，眼神很静，像在看一件用了几十年依然顺手的旧物——不是不珍惜，而是早已不需要再用言语去证明什么。

前两天，我去修车胎。陈师傅扒着轮胎，满手黑油。秀英阿姨端着一碗冰镇绿豆汤走过来，汤里沉着几颗枸杞。“尝尝，”她对我说，“今年新豆子，甜得不腻人。”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清凉甘甜，顺着喉咙一直润到胃里。陈师傅抬起头，看了看碗，又看了看她：“给我留半碗啊。”秀英阿姨白了她一眼：“锅里还有呢，急什么。”可她转身时，嘴角分明是翘着的。

现在爱情故事，太容易被包装成礼物、鲜花和餐厅。但修车铺里的这碗绿豆汤，是另一种语言。它不讲“永远”，只讲“记得”——记得你爱喝甜的，记得你怕热，记得你膝盖不好不能久蹲。

雨渐渐小了。我付了修车钱，推车走出铺子。回头看时，陈师傅已经重新蹲下去干活，秀英阿姨坐在小马扎上剥蒜。铝锅里的绿豆汤还在微微冒着热气，混着雨后的泥土味，飘散在这条老街上。

我想，这就是我愿意用文字去加冕的爱情。它粗糙、琐碎、沾着油污和汗水，但真实。

过了很久，她才说：“你瘦了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然后我们都笑了。瘦点也好，反正以后要一起“幸福肥”。

不过实话讲，重庆的路是真的绕。我们俩常常对着导航，明明显示只有几百米，却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找到。她拉着我的衣服说“走这边”，我盯着屏幕说“不对，导航说往右”。我们在山城的台阶上上下下，最后累得干脆坐在路边，笑出了声。

后来我想，我们这些年，跌跌撞撞、兜兜转转，真像这座山城。路在脚下弯绕，人总是在街头迷途。可没关系，只要还在走，终点总会到的。

2020年，我们终于领证结婚了。仪式那天，站在台上交换戒指时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女儿正在妻子的肚子里，安安静静地睡着。网上有句玩笑话：“你连你父母的婚礼都没参加，真是不孝。”可我们的孩子没这个烦恼，她是我们最安静的见证人，也是最迟到的贺礼。这一次，我们终于走到了最该去的地方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以前的你特别阳光。”结婚后，她总这么说我，“当初还是闺蜜告诉我你在贴吧发了帖，我才特意去给你回的。”

我哑然：“难道我现在就不阳光了？”

她笑：“阳光阳光，你永远阳光。”

我得意：“那是自然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我一直是当初的模样。”

纸短情长，我们的故事不在纸上，也不在所谓的结婚纪念日子里。我会一直是你当初喜欢的模样，而你一笑，我也想一直看下去。

六十元的收入，到后来熙熙攘攘的顾客，那些称斤论两的日常，那些沾着泥土的蔬菜，竟一点点改变了我们清贫家庭的境况。

2018年，城市发展的蓝图覆盖了我们的院落。签字那天，我们绕着院子走了很多圈，当年种的枣树已经葱葱郁郁，花盖超过屋顶。拆迁的补偿款，最终变成了学校旁锦绣人家的一套新楼。命运画了一个圆，我们从漂泊到扎根，从青春到白首，最终又回到了我教书育人一辈子的地方。

补办结婚证那日，我们特意收拾整齐。镜头前，又一次并肩而坐。肩与肩相靠，两人微微相倾。闪光灯亮起的刹那，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间隙，她向我靠拢时满脸羞涩。如今，岁月将我们拉近，近到再也分不清彼此的生命的年轮。

新结婚证是光洁的铜版纸，电子字迹工整清晰。而旧的那本，被民政局柜台上盖上“作废”二字。然而，我却不想扔掉，因为有些东西永远不会作废，那些共同熬过的长夜，那些相视而笑的晨昏，那些无声的谅解与有声的争吵，那些在苦难中长出的柔软，在平凡里开出的花朵。

一张老照片，四十年风雨情。如今，我将两本结婚证并排放在桌柜一角，一上一下，继续书写我们共同的那本厚厚的生活之书。

冷落

■高岸东

东叔，如果恋人之间，一天到晚微信上只剩下早上好、晚安，普通朋友似的，是不是在无声地宣告一切都结束了？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小张突然问我，我瞪大眼睛看着她，一时找不到回应的头绪。

小张刚入职一年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气质有气质。工作热情高，待人有礼貌。整天一口一个东叔的，把我当亲人。工作上的事，她问得多，这样的话题还是头一次，我一时有些云里雾里。

我起身往茶杯续水，掩盖不能立即回答的尴尬。小张，你是不是恋爱了？我吸了一口茶后问道。

她一笑，脸上微微泛红。出于对我的信任，她告诉我，四个月前她认识了兄弟部门的同事小曾。小曾我有过一面之交，具体负责哪块工作我还不清楚。看得出来小张对小曾还是挺在乎的，我就对她说，后天上午有个我们单位牵头组织的会议，在2278会议室，到时候我俩提前去，到小曾办公室坐坐。小张没说话，从表情看，是同意了。

开会那天，我们去了，小曾不在，同办公室的人说几天没见人了。当小张看到他办公桌上摆着自己的照片，似乎心情舒缓了一些。

又过了一个多星期，小张的脸又沉了下来，照片细节带来的宽慰电量可能又耗得差不多了。我猜，他们在微信上仍停留在早上好、晚安的桥段。我心想，这个周末我出来面约两人找个饭馆或是茶馆一起坐坐，双方沟通一下。可没等到周末，就出了岔子。

接到通知，二十天后要来人对我局进行基层市场监管所建设达标验收。天哪，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没完善，是真的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当天领导就决定成立工作专班，专班人员第二天天一亮就要出发。我本想自己去的，小张还不熟悉情况，业务上也

还比较生疏，可小张主动请缨，说，没有挑战就不会进步，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。

小张一走，如石牛沉海，我在微信上关心她，问过两次，她竟没回话。莫不是病了？我问了那边的所长，所长反馈说，小张是个好苗子，干事很拼，真正的“5+2”“白+黑”。

二十天后，十一个所全部通过了验收。小张回来的那天，蹦蹦跳跳进办公室，我看她脸上很高兴，但人瘦了，疲惫的神色掩不住，就关心地问这问那。她说没事儿，这次学到了很多，收获大大的。我陡然跟着冒一句，你和小曾最近咋样？她哎呀一声尖叫，嘴巴张得像个山洞。

忘了，忘了，这段时间，我连早上好、晚安也忘了。

我说，你先坐下，你忘了，我可没忘。前两天，我去市里开会，会议结束后，专门去找了一下小曾，他正提着包急急忙忙的往外跑。说到这里，我故意停了下来。

东叔，你别卖关子呀，啥情报？

我站起来又准备去给茶杯续水，小张一把抢过茶杯，“您坐，您坐，我听汇报，嘿，嘿。”

听好了，我给你说，小曾根本没有冷落你的意思，事出有因。

啥？您能不能把语速提一点儿！

前不久，小曾的工作岗位微调，他调整到了防汛工作条线，再加上台风巴威的影响，工作任务比较重……

东叔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东叔，晚上有空没，我请您吃个饭？

小曾也说过这话。哼，我才不去，电灯泡的话我不干！呵呵。

那不行。小张嘴里说着，一把薅过手机就往洗手间跑。

我估计这趟洗手间，没有半个小时她不会回来，这丫头！

万家灯火，有一盏为我而留

■罗玲玲

我收工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

今天是周末，单子比平日多了不少。最后一单是两箱矿泉水，要送到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我扛着两箱矿泉水一步步往楼上挪，下楼时膝盖酸得发胀，坐在电瓶车车上歇了许久。手机早没电了，屏幕黑着，像今晚的疲惫一样，沉甸甸的。

嘉兴老城的夜慢了下来。月河边的巷子里，路灯一盏盏亮起，灯光铺在青石板路上。我骑着车穿过老城区，两侧居民楼的窗户陆续亮起灯，有一家人围坐吃饭的，有人陪着孩子玩耍的。全是普普通通的人间烟火。我下意识抬头望向家的方向：十一楼，左边那扇窗，灯亮着。

那是一盏旧台灯。刚搬来这套老房子时，我和她一起去旧货市场淘回来的。那天她兴致很高，亲手剪了一朵云贴在灯罩上，剪得歪歪扭扭，还笑着说：“云胖一点才好看。”一晃多年过去，那朵剪纸褪了色，边角也翘了起来。我几次说换个新的，她总不肯，说：“过日子，不在物件贵不贵，这些东西是陪着我们一起熬过来的。”这盏灯，算是我们小家最早的念想。

楼道声控灯坏了快半个月，我上楼时刻意放轻脚步。钥匙还没掏出来，门就从里面开了，她一直在听门外的动静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家居服，头发随意挽着，手里握着手机，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时间。见我回来，她不多问累不累，只是侧身让开：“灶上温着糊粥，炖烂了，就是你爱吃的那种。”说完，顺手把我的拖鞋摆到跟前，鞋头朝外，这么多年，一直是这个习惯。

电饭煲里还热着她烧的梅菜扣肉。知道我跑了一天，回来晚，没什么胃口，她便只炖了粥。我坐下吃饭，她也盛了小半碗，坐在对面静静陪着我。楼道声控灯坏了快半个月，我上楼时刻意放轻脚步。钥匙还没掏出来，门就从里面开了，她一直在听门外的动静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家居服，头发随意挽着，手里握着手机，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时间。见我回来，她不多问累不累，只是侧身让开：“灶上温着糊粥，炖烂了，就是你爱吃的那种。”说完，顺手把我的拖鞋摆到跟前，鞋头朝外，这么多年，一直是这个习惯。

电煲煲里还热着她烧的梅菜扣肉。知道我跑了一天，回来晚，没什么胃口，她便只炖了粥。我坐下吃饭，她也盛了小半碗，坐在对面静静陪着我。

奥德赛不只属于神话里的英雄。它可以是毕业后迟迟未定的方向，是辗转于不同城市间的行囊，是三十岁依然还在“找自己”的执着，或是在不确定中依然紧握船桨、勇敢划行的姿态。

《城市·笔记》现发起特别征集——“我的奥德赛时期”。让我们将这段充满未知与弹性的岁月，凝成一篇篇真诚的自白。让文字穿越迷茫，让每一次跌倒和重新出发，都成为人生旅程中最动人的风景。

奥德赛不只属于神话里的英雄。它可以是毕业后迟迟未定的方向，是辗转于不同城市间的行囊，是三十岁依然还在“找自己”的执着，或是在不确定中依然紧握船桨、勇敢划行的姿态。

《城市·笔记》现发起特别征集——“我的奥德赛时期”。让我们将这段充满未知与弹性的岁月，凝成一篇篇真诚的自白。让文字穿越迷茫，让每一次跌倒和重新出发，都成为人生旅程中最动人的风景。

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4日，字数1100-1400字，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

■张宇青

这几天，妻子又在念叨七夕了，这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。她说，得好好想想今年怎么过，不然明年的“七年之痒”可怎么办？

我放下手机，看着她。她正对着衣柜挑衣服，嘴里念念有词：还是去每年都去的那家餐厅？或者，今年换个地方？

说实话，我对纪念日这种东西不甚在意。左右不过是个平常日子罢了。我们结婚六年来，几乎天天在一起，日子没有故事里写的那么轰轰烈烈，爱意却始终细水长流。如果每个美好的日子都要纪念，岂不是每天下班后的见面都要庆祝？

可这话终究没说出口，因为她是不一样的。她心思敏感，脑袋里装着许多说不出的温柔，需要一个由头，才能让这些温柔名正言顺地淌出来。七夕正好，结婚纪念日也正好，是她想要的、可以说出口来的由头。

就像2015年，我们的初识。那时候，我们都还在校园里。她是日语班的学生，我出于对日语的兴趣，偶尔会去她的班级蹭课，算是有过几面之缘，但并未相识。后来，我在校园贴吧发了一个召集同好一起学习的帖子，她就是回帖人之一。

她想说的话从不会直接说出口，但后来，我们会在午后到图书馆一起背单词，会在晚上一起散步到钱塘江边，看着潮起潮涌互诉衷肠……我们在一起了，就这么顺其自然。那时的我们，也总是以为未来简单。

毕业时，生活却把我们推向了不同的

方向。她因为家庭的缘故，先去了深圳，后来又去了西安；而我怀着少年心事，去了日本。深圳也好，西安也罢，我们都被分开了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，时差有几个小时。

视频通话里的我们，常常是深夜的背景。我们会聊今天吃了什么，地铁上遇到了什么……还记得一次西安大雪，因为我们都是生于江南，她兴奋地穿得跟小熊一样跑在雪地里，在雪里写下我的名字，然后邀功似的拍照片给我看。

网络不好的时候，她的脸也会卡住，明明嘴角还翘着，眼睛却已经眨下去了。我常看着屏幕上定格的她发笑，但心里想的却是，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或许莫过于此，明明两个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，却不能亲耳听见彼此的笑声。

她还给我寄过跨国包裹，个把星期的漂洋过海，收到的是“家乡的味道”。拆开，全是我爱吃的零食，只因为我在视频里随口说了一句“日本的饮食好清淡啊”。她付了多少邮费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是比里面的东西还贵。

跨国恋持续了两年，我们不曾见过一面。回国那天，我在飞机上给她发消息。她说她正在高铁上，往重庆赶。这是我们之前就约好的，要在重庆汇合。她往东，我往西，选一个我们谁都没去过的中间点，这里是我们未来的起点。

高铁站口子上，她站在人群后面，我走近后，才看清她一直在笑，嘴角怎么也压不下去。我推着行李箱走上去，轮子骨碌碌地响，但我们谁都没说话，只是相拥。

办理房产证需要它。这本被岁月深藏的小红本，竟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最终扎根的法律凭据，最单纯靠谱的相伴纽带。近四十年，我们从借住的屋檐，到垃圾坑上建起的四合院，再到如今这套明亮的楼房，每一次迁徙，都仿佛在为这本结婚证书增添新的亮色。

我的目光掠过照片上年轻的脸庞，记忆如潮水漫过岁月的堤岸。最清晰的是那个冬天的早晨，我髌骨剧痛无法行走，老伴从邻家借来一架木板车，铺上家中最厚的棉被。4岁的小儿子高兴地坐在我身边，9岁的大儿子则懂事地在后面用力推着。雪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辙印，老伴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散开，相依为命的身影，比任何誓言都更深刻地烙进生命里。

农民街四合院是我们亲手筑起的巢。那原是个堆满垃圾的边角地，人人都说那是“废坑”，不吉利。我们不信。多少个夜晚，打着手电筒清理碎砖破瓦；又请人拉来一车车黄土，将坑洼填平。砖是一块块砌的，梁是一根根架的。当新房终于落成，阳光照进亮堂小院，四门八窗的飞檐大瓦房，成了家乡人的羡慕和样板，也是我们走向小康人家的幸福起点。

朝街的那间小屋，起初只是老伴想着贴补家用的尝试。谁能料到，这方寸之地的小菜铺，竟成了生活的转机。从每日五

忽然想起寻找这张证书的缘故——